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十七卷 情穢類

以下宮掖

秦宣太后

秦宣太后愛魏醜夫。太后病且死，令曰：「我死，必以魏子為殉。」庸芮諫曰：「以死為無知，何空以生所愛，葬無知之死人。若有知，先王積怒久矣，太后救過不暇，何得更私魏醜夫乎？」太后乃止。

辟陽侯

劉項爭雄，太公與呂后常在楚軍中為質，舍人審食其從焉，後因與私。既定天下，食其以功封辟陽侯。辟陽侯謹慎，嘗為外庭解紛。故終呂后之後世無患。

以高帝之雄略，呂氏之咆哮，而食其能順事不忌，其亦有過人者矣。

飛燕合德（再見）

趙后飛燕，父馮萬金。祖大力，工理樂器，事江都王協律舍人。萬金不肯傳家業，編習樂聲亡章曲，任為繁乎哀聲，自號「几靡之樂」，聞者心動焉。江都王孫女姑蘇主，嫁江都中尉趙曼。曼幸萬金，食不同器不飽。萬金得通趙主，主有娠。曼性暴妒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婦人。主乃託疾居王宮，一產二女，歸之萬金。長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當皆冒姓趙。宜主幼聰悟，家有彭祖方脈之書，善行氣術。長而纖便輕細，善踣步行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，他人莫可學也。號為「飛燕」。合德膏滑，出浴不濡。善音辭，輕緩可聽。二人皆出世色。萬金死，馮氏家敗，飛燕弟流轉至長安。於時人稱趙主子。或云曼之它子。與陽阿王家令趙臨共里巷，託附臨，屢為組文刺繡獻臨，臨愧受之。居臨家，稱臨女。臨嘗有女事宮省，被病歸死，飛燕或稱死者。飛燕弟事陽阿王家為舍直，常竊效歌舞，積思精切，聽至終日，不得食。且專事膏沐澡粉，其費亡所愛。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。飛燕貧，與合德共被。夜雪，期射鳥者於舍旁，飛燕露立，閉息順氣，體溫舒，亡疹粟，射鳥者異之，以為神仙。

飛燕緣王家大人，得入宮召幸。其姊妹嬃，為丞光司帑者，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，為之寒心。及幸，飛燕瞑目牢握，涕交頤下，戰慄不迎帝。帝擁飛燕三夕，不能接，略無譴意。宮中素幸者，從容問帝，帝曰：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遷延謙畏，若遠若近，禮義人也。寧與汝曹婢妾肩者比耶。」既幸，流丹泫席。嬃私語飛燕曰：「射鳥者不近汝邪？」飛燕曰：「我內視三日，肉肌盈實矣。帝體洪壯，創我甚焉。」飛燕自此特幸後宮，號趙皇后。帝居鴛鴦殿便房，省帝簿，嬃上簿，因進言：「飛燕有女弟合德，美容體，性醇粹可信，不與飛燕比。」帝即令舍人呂延福，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。合德謝曰：「非貴人姊召不敢行，願斬首以報宮中。」延福還奏，嬃為帝取后五采組文，手籍為符，以召合德。合德新沐，膏九迴沉水香，為卷髮，號「新髻」；為薄眉，號「遠山黛」；施小朱，號「慵來妝」；衣故短繡裙、小袖、李文襪。帝御雲光殿帳，使嬃進合德。合德謝曰：「貴人姊虐妒，不難滅恩，受恥不受死，非姊教，願以身易恥，不望旋踵。」音詞舒閒清切，左右嗟賞之嘖嘖。帝乃歸合德。宣帝時，披香博士淳方成，白髮教授宮中，號淳夫人，在帝後唾曰：「此禍水也。滅火必矣。」

帝用嬃計，為別開遠條館，賜紫茸雲氣帳，文玉几，赤金九層博山緣合。嬃后曰：「上久無子，宮中不思千萬歲計耶？何不時進上，求有子！」后聽嬃計，是夜進合德。帝大悅。以輔屬體，無所不靡，謂為溫柔鄉。謂嬃曰：「吾老是鄉矣，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。」

嬃呼萬歲，賀曰：「陛下真得仙者。」上立賜嬃紋文萬金、錦二□四匹。合德尤幸，號為趙婕妤。

婕妤事后，常為兒拜。后與婕妤坐，后誤唾婕妤袖，婕妤曰：「姊唾染人紺袖，正似石上花，假令尚方為之，未必能若此衣之華。」以為石華廣袖。真臘夷獻萬年蛤、不夜珠，光彩皆若月，照人亡妍醜皆美豔。帝以蛤賜后，以珠賜婕妤。后以蛤妝五成金霞帳，帳中常若滿月。久之，帝謂婕妤曰：「吾晝視后，不若夜視之美，每且令人忽忽如失。」婕妤聞之，即以珠，號為「枕前不夜珠」，為后壽，終不為后道帝言。后始加大號，婕妤奏書於后，獻重寶三□六物以賀。后報以雲錦五色帳、沉水香玉壺。婕妤泣怨帝曰：「非姊賜吾，死不知此器。」帝謝之。詔益州留三年輪，為婕妤作七成錦帳，以沉水香飾。婕妤接帝於太液池，作千人舟，號「合宮之舟」。池中起為瀛州，樹高四□尺。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，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、碧瓊輕綃廣樹上。后歌舞《歸風送遠》之曲，帝以文犀簪擊玉甌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。中流歌酣，風大起，后順風揚音，無方長嘯細嫋以相屬。后揚袖曰：「仙乎，仙乎，去故而就新，寧忘懷乎！」帝曰：「無方為我持后。」無方捨吹持后履。久之風霽。后泣曰：「帝恩我，使我仙去不得。」悵然曼嘯，泣數行下。帝益愧愛。后賜無方千萬，入后房闈。他日宮姝幸者，或嬖裙為縷，號曰「留仙裙」。

又侍郎慶安世，年□五，善鼓琴，能為《雙鳳離鸞》之曲。后悅之，白上，得出入御內，絕見愛幸。嘗著經絲履、紫綈裘、招風扇，與后同居處。

婕妤益貴幸，號昭儀，求近遠條館。帝作少嬪館，為露華殿、含風殿、博昌殿、求安殿，皆為前殿後殿。又為溫室、疑缸室、浴蘭室，曲房連檻，飾黃金、白玉，以璧為表裡，千變萬狀，連遠條館，號「通仙門」。

后貴寵，益思放蕩，使人博求術士，求卻老之方。時西南北波夷致貢，其使者覺茹一飯，晝夜不臥偃。典屬國上其狀，屢有光怪。后聞之，問何如術。夷人曰：「吾術天地平，生死齊，出入有無，變化萬象，而卒不化。」后令嬃弟不周遺千金。夷人曰：「學吾術者，要不淫與謾言。」后遂不報。他日，嬃侍后浴，語甚歡。后為嬃道夷言，嬃抵掌笑曰：「憶在江都時，陽華李姑，奮門鴨水池上，苦癩齧鴨。時下朱里芮姥者，求捕癩狸獻。姥謂姑曰：『是狸不他食，當飯以鴨。』姑怒，絞其狸。今夷術，真似此也。」后大笑曰：「臭夷何足污我絞乎！」

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，雄捷能超觀閣，兼通昭儀。赤鳳始出少嬪館，后適來幸。時□月五日，宮中故事，上靈安廟。是日吹填擊鼓歌，連臂踏地，歌《赤鳳來》曲。后謂昭儀曰：「赤鳳為誰來？」昭儀曰：「赤鳳自為姊來，寧為他人乎？」后怒，以杯抵昭儀。后曰：「鼠子能齧人乎？」昭儀曰：「穿其衣，見其私，足矣，安在齧人乎！」昭儀素卑事后，不虞見答之暴，熟視不復言。嬃脫簪叩頭出血，扶昭儀為拜后。昭儀拜，乃泣曰：「姊寧忘共被，夜長苦寒不成寢，使合德擁姊背邪！今日垂得貴皆勝人，且無外搏，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？」后亦泣，持昭儀手，抽紫玉九鸞釵，為昭儀簪髻，乃罷。帝微聞其事，畏后不敢問，以問昭儀。昭儀曰：「后妒我耳。以漢家火德，故以帝為赤龍鳳。」帝信之，大悅。后在遠條館，多通侍郎、宮奴多子者。婕妤傾心翊護，常謂帝曰：「姊性剛，或為人陷，則趙氏無種矣。」每泣下淒惻。以故，白后奸狀者帝輒殺之。侍郎、宮奴鮮綺蘊香，恣縱棲息遠條館，無敢言者。

后日夜欲求子，為自固久遠計。常託禱祈，別開一室，自左右侍婢以外，莫得至者。帝亦不得至焉。多用小犢車，載少年子為女子服，入宮與通。日以□數，無時休息，有疲怠者，輒代之，而卒無子。帝，一日，惟從三四人往後宮，后方與人亂，不知。左右急報，后驚，遽出迎帝。后冠髮散亂，言語失度，帝固亦疑焉。帝坐未久，復聞壁中有人嗽聲，帝乃去。由是有害后意。

一日，與昭儀方飲，忽攘袖瞋目，直視昭儀，怒氣佛然不可犯。昭儀遽起，避席伏地曰：「臣妾族孤寒，無強近之援，一旦得備後庭，濃被聖私，恃寵邀愛，眾毀來集。加以不識忌諱，冒觸威怒。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。」因涕淚交下。帝自引昭儀曰：「汝復坐，吾語汝。」曰：「汝無罪。汝之姊，吾欲梟其首，斷其手足，置於囹中，乃快吾意。」昭儀問：「何緣而得罪？」帝言壁衣中事。昭儀曰：「臣妾緣后，得備後宮。后死則妾安能獨生？願以身先膏斧鉞。」因大慟，以身投地。帝驚，遂起持昭儀曰：「吾以汝故隱忍未發，第言之耳，何自恨若是？」久之，昭儀方就坐，問壁衣中人。帝因窮其跡，乃宿衛陳崇子也。帝使人就其家

殺之，而廢陳崇。

昭儀往見后，言帝所言，且曰：「今日妾能拯救也。存歿無定。或亦妾死，姊尚誰攀乎？」乃泣下不已，后亦泣焉。自是帝不復往後宮，承幸御者，昭儀一人而已。

會后生日，昭儀為賀，帝亦同往。酒半酣，后欲感動帝意，乃泣數行。帝曰：「他人對酒而樂，子獨悲，豈不足耶？」后曰：「妾昔在後宮時，帝幸主第，妾立主後，帝時視妾不移日甚久。主知帝意，遣妾侍帝，竟成更衣之幸。下體常污御服，急欲為帝洗去，帝曰：『留以為憶。』不數日，備後宮。時帝齒痕猶在妾頸。今日思之，不覺感泣。」帝惘然懷舊，有愛后意，顧視嗟歎。昭儀知帝欲留，先辭去。帝逼暮方離后宮。后因帝幸，心為奸利，經三月，乃詐託有孕，上箋奏，略云：「近因始生之日，復加善視之私，時屈乘輿，再承幸御。臣妾數月來，內宮盈實，月脈不流。知聖躬之在體，辨天日之入懷。虹初貫日，總是真符，龍已據胸，茲為佳端。」帝時在西宮，得奏，喜動顏色。答云：「因閱來奏，喜慶交集。夫妻之私，義均一體。社稷之重，嗣續其先。妊體方初，保綏宜厚。藥有性者勿舉，食無毒者可親。倘有所需，無煩箋奏，口授宮使可矣。」兩宮候問，宮使交至。后慮帝幸見其詐，乃與宮使王盛謀，辭以有妊者不可近人，近人則有所觸焉，觸則孕或敗。盛以奏帝，帝不復見后，第遣使問安否。甫及誕月，帝具浴子之儀。

后與盛謀，於都城外，有初生子者，買以百金，以物囊之入宮。既發器，則子死。后驚曰：「子死安用也？」盛曰：「臣今知矣，載子之器，氣不泄，此子所以死也。若穴其上，使氣可出入，則子不死。」盛得子，趨宮門欲入，則子驚啼尤甚。盛不敢入。少選，復攜之趨門，子復如是，盛終不敢攜入宮。盛來見后，具言子驚啼事。后泣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時已逾二月矣，帝頗疑訝。或奏帝云：「堯之母四月而生堯。后所妊當是聖人。」后終無計，乃遣人奏帝云：「不幸聖嗣不育。」帝但歎惋而已。昭儀知其詐，乃遣人謝后曰：「聖嗣不育，豈日月不滿也？二尺童子尚不可欺，況人主乎？一日手足俱見，妾不知姊之死所也。」後帝病緩弱，太醫萬方不能救。求奇藥，嘗得脊膠。遣昭儀，昭儀輒進帝，一丸一幸。一夕，昭儀醉進七丸，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，笑吃吃不絕。抵明，帝起御衣，陰精流輸不禁。有頃，絕倒，裹衣，視帝，餘精出湧，沾污被內。須臾，帝崩。宮人以白太后。太后使理昭儀。昭儀曰：「吾持人主如嬰兒，寵傾天下，安能斂手掖庭令，爭帷帳之事乎？」乃拊膺曰：「帝何往乎！」遂嘔血而死。

晉賈后

賈后諱南風，父充。后既立，而廢弑楊太后。遂荒淫放恣，與太醫令程據等亂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，端麗美容止。既給廩役，忽有非常衣服，眾咸疑其竊，盜尉泰而辯之。賈后疏親欲求盜物，往聽對辭。小吏云：「先行逢一老嫗，說家有疾病，師卜云：『宜得城南少年厭之，欲暫相煩，必有重報。』於是隨去。上車下帷，內籠箱中。可行餘里，過六七門限，開籠箱，忽見樓閣好屋。問：『此是何處？』云：『是天上。』即以香湯見浴，好衣美食。將入，見一婦人，年可二五六，短形，青黑色，眉後有疵，見留數夕，共寢歡宴。臨出贈此眾物。」聽者聞其形狀，知是賈后，慚笑而去。時他人入者多死，惟此小吏以后愛之，得全而出。

鬱林王何妃

鬱林王何妃，諱婧英，廬江灑人，撫軍將軍戡女也。初將納為南郡王妃，文惠太子嫌戡無男，門孤，不欲與婚。正儉以南郡王妃，便為將來外戚，惟須高胄，不須強門。今何氏蔭華族弱，實允外戚之義。永明三年乃成婚。妃稟性淫亂，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，妃擇其美者，皆與交歡。

南郡王侍書人馬澄，年少，色美甚，妃悅之，常與鬥腕較力，南郡王以為歡笑。澄者，本剡縣寒人，嘗於南岸逼略人家女，為秣陵縣所錄，南郡王語赦散遣之。澄又逼求姨女為妾，姨不與，澄詣建康令洸徵孚訟之，徵孚曰：「姨女可為婦，不可為妾。」澄曰：「僕父為給事中，門戶既成，姨家猶是賤，正可為妾耳。」徵孚呵而遣之。一年，為皇太孫妃。

又有女巫子楊珉之，亦美貌，妃尤愛悅之，與同寢處如伉儷。及太孫即帝位，為皇后。封后嫡母劉為高昌縣都鄉君，所生母宋為餘杭廣昌鄉君。后將拜，鏡在牀無因墮地。其冬，與太后同日謁太廟。楊珉之為帝所幸，常居中侍。明帝為輔，與王晏、徐孝嗣、王廣之並面請，不聽，及令蕭詵、坦之固請。皇后與帝同席坐，流涕覆面，謂坦之曰：「楊郎好少年，無罪過，何可枉殺！」坦之耳語於帝曰：「此事別有一意，不可令人聞。」帝謂皇后為阿奴曰：「阿奴暫去。」坦之乃曰：「外間並云，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，彰聞遐邇。」帝不得已，乃為赦。坦之馳報明帝，即令建康行刑，而果有赦原之，而珉之已死。后既淫亂，又與帝相愛褻，故帝恣之。又迎后親戚入宮，常賜人百數萬，以武帝曜雲殿處后家屬。帝廢后貶為皇妃。

元帝徐妃

梁元帝徐妃，諱昭佩，東海郟人也。天監六年二月，拜湘東王妃，生世子方等，益昌公主含貞。妃無容質，不見禮於帝，三二年一入房。妃以帝眇一目，每知帝將至，必為半面妝以俟，帝見則大怒而出。妃性嗜酒，多洪醉，帝還房必吐衣中，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。酷妒忌，見無寵之妾，便交杯接坐，才覺有娠者，即手加刀刃。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，又與淫通。季江每歎曰：「植直狗雖老，猶能獵蕭漂；陽馬雖老猶駿；徐娘雖老，猶尚多情。」時有賀徵者，美色。妃要之於普賢尼寺，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。既而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，未幾而終。元帝歸於妃。及方等死，愈見疾。太清三年，遂逼令自殺，以屍還徐氏，謂之出妻，葬江陵瓦官寺。帝制《金樓子》，述其淫行。

北齊武成皇后胡氏

胡后者，安定胡延之女。其母范陽盧道約女，初懷孕，有胡僧詣門曰：「此宅瓠蘆中有月。」既而生后。天保初，選為長廣王妃。產後主日，鴉鳴於產帳上。武成崩，尊為皇太后。陸媼及和士開，密謀殺趙郡王劼，出婁定遠、高文遙為刺史。和、陸諂事太后無不至。初武成時，后與諸閹人褻狎。武成寵幸和士開，每與后握槊，因此與后奸通。自武成崩後，數出詣佛寺，又與沙門曇獻通。布金錢於獻席下，又掛寶胡牀於獻屋壁，武成平日所御也。乃置百僧於內殿，託以聽講，日夜與曇獻寢處。以獻為昭立統。僧徒遙指太后，以弄曇獻，乃至謂為太上者。帝聞太后不謹，而未之信。後朝太后，見二少尼，悅而召之，乃男子也。於是曇獻事亦發，皆伏法。並殺元山王三郡君，皆太后所昵也。帝視晉陽，奉太后還鄴。至紫陌，卒遇大風。舍人魏僧伽明風角，奏言：「即時當有暴逆事。」帝詐云鄴中有急，彎弓纏稍馳入城。令鄧長顛幽太后北宮，仍事，敕內外諸親，一不得與太后相見。久之，帝復迎太后。太后初聞使者至，大驚，慮不測。每太后設食，帝亦不敢嘗。周使元偉來聘，作《述行賦》，敘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，文雖不工，當時深以為愧。齊亡入周，恣行奸穢。隋開皇中殂。

魏靈太后

武都人楊白花，少有勇力，容貌雄偉。靈太后（胡姓，司徒國珍女。能射中針眼。初為尼，頗能講道。宣武帝召入掖庭，立為后。）逼通之。白花懼及禍，率其部曲奔梁，易名華。太后追思不能已，為作《楊白花歌》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。其辭曰：「陽春二三月，楊柳齊作花。春風一夜入閨闈，楊花飄蕩落南家。含情出戶腳無力，拾得楊花淚沾臆。秋去春來雙燕子，願銜楊花入窠裡。」

宣武於洛陽立瑤光寺，為椒房學道之所。掖庭美人，並在其中。亦有名族處女，來儀此寺。及爾朱兆入洛，縱兵大掠，時有秀容胡騎數，入瑤光寺淫穢。自後頗獲譏訕。京師語曰：「洛陽男兒急作髻，瑤光寺尼奪作婿。」

隋宣華夫人陳氏

宣華夫人陳氏，陳宣帝之女也。性聰慧，姿貌無雙。及陳滅，配掖庭，後選入宮為嬪。時獨孤皇后性妒，後宮罕得進御，惟陳氏有寵。晉王廣之在藩也，陰有奪宗之計，視為內助，每致禮焉，進金蛇、金駝等物，以取媚於陳氏。皇太子廢立之際，頗有力

焉。及文獻皇后崩，進位為貴人。專戾擅寵，主斷內事，六宮莫與為比。及上大漸，遺詔拜為宣華夫人。初，上寢疾於仁壽宮也，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。平旦出更衣，為太子所逼，夫人拒之得免。歸於上所，怪其神色有異，問其故，夫人泫然曰：「太子無禮。」上恚曰：「畜生何足付大事，獨孤誠誤我！」因呼兵部尚書柳述、黃門侍郎元巖曰：「召我兒。」述將等呼太子，上曰：「勇也。」述、巖出閣為敕，書訖，示左僕射楊素。素以其事白太子。太子遣張衡入寢殿，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，並出就別宮。俄聞上崩，而未發喪也。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：「事變矣。」皆色動股栗。晡後，太子遣使者齎金盒子，緘紙於際，親書「封」字，以賜夫人。夫人見之惶懼，以為鳩毒，不敢發。使者促之，乃發，見盒中有同心結數枚，諸人咸悅。相謂曰：「得免死矣。」陳氏恚而卻坐，不肯致謝詣。宮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其夜，太子悉焉。及煬帝即位之後，出居先都宮，尋召入。歲餘而終，時年二十九。帝深悼之，為制《傷神賦》。

唐高宗武后

武氏得倖於太宗為才人，賜號武媚。高宗為太子時，入侍太宗疾，見武氏，悅之，遂即東廂烝焉。太宗崩，武氏為尼。忌日，上詣寺行香，武氏見上而淚。時王后疾蕭淑妃之寵，陰令武氏長髮，納之後宮，欲以間淑妃。武氏巧慧多權術，初入宮，屈體事王后，后數稱其美。未幾大幸，拜為昭儀。后及淑妃寵皆衰，更相與譖之，上皆不納。及武后生子，上欲廢后而立之。褚遂良諫曰：「武氏經事先帝，眾所共知。天下耳目，安可蔽也。萬代之後，謂陛下為何如主？」武氏在簾中大言曰：「何不撲殺此獠！」上乃逐遂良，而立武氏。王皇后與蕭妃並廢。

遂良不諫於蓄髮納之宮中之日，而諫於寵深愛篤欲立為后之時，嗚呼，晚矣！

武氏既立為后，母楊氏進封榮國夫人。賀蘭氏寡姊，封韓國夫人，卒。有女封魏國夫人，有殊色，在宮中，帝尤愛幸之。初，相里二子元慶、元爽，及后從兄惟良、懷運，事楊氏不以禮，雖列位從官，而后內銜之。后既忘魏國夫人奪己寵，會封泰山，惟良、懷運以岳牧來集，從還京師。后置堇毒，殺魏國夫人，歸罪惟良等，盡殺之。元慶、元爽從坐，流龍州、振州死。家屬徙嶺外。取賀蘭敏之為士護後，賜氏武，襲封周國公。

敏之少韶秀，輕俊自喜。楊氏其外祖母，與私通。因言其才，俾繼士護。后亦屬意焉。嘗曲宴於宮中，后逼淫之。敏之懼得罪，固辭。后愧且恨，未發也。而會楊氏卒，后出珍幣建佛盧微福。敏之乾沒自用。司衛少卿楊思儉女，選為太子妃，告婚期矣，敏之聞其美，強私焉。楊喪未畢，褻衰粗，奏音樂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，宮人從者，敏之悉逼亂之。后疊數怒，至此暴其惡，流雷州，表復故姓，道中自經死。元爽子承嗣，奉士護後。上元元年，進號天后。

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，幽掖庭幾四□不嫁。太子弘言於帝，后怒，鳩殺弘。帝將下詔遜位於后，宰相郝處俊固諫，乃止。儀鳳中，帝病頭，眩不能視。侍醫張文仲、秦鳴鶴曰：「風上逆，砭血，頭可癒。」后內幸帝疾得自專，怒曰：「是可斬也！帝體寧刺血處耶？」醫頓首請命。帝曰：「醫議疾，烏可罪。且吾眩不可堪，聽為之。」醫一再刺。帝曰：「吾目明矣。」言未畢，后簾中再拜謝曰：「天賜我師。」身負寶寶以賜。

帝崩，中宗即位，天后稱皇太后，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。嗣聖元年，太后廢帝為廬陵王，自臨朝，以睿宗即帝位。后坐武成殿，帝率群臣上號冊。越三日，太后臨軒冊帝。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，施參紫帳臨朝。尊考為太師。魏三妣為王妃。

時睿宗雖立，實囚之，而諸武擅命。於是，英公李敬業，臨海丞駱賓王等，起兵於揚州，以恢復為名，弗克，死之。尋詔毀乾元殿為明堂，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。懷義本姓馮氏，名小寶，鄆人也。陽道偉岸，性淫毒，佯狂洛陽市，露其穢。千金公主聞而通之，上言小寶可入侍。后召與私，大悅。欲掩跡，得通籍出入，使祝髮為浮屠，拜白馬寺主。詔與太平公主婿薛紹通昭穆，紹父事之，給廄馬中官為騶侍，雖武承嗣、三思皆尊事惟謹。至是，託言懷義有巧思，故使人禁中，營造補闕。王求理上言，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，善彈琵琶，太宗闢為給使，使教宮人。「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，欲宮中驅使者，臣請闢之，庶不亂宮闈。」表寢不出。堂成，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。太后尋郊見上帝，加尊號曰「聖母神皇」，享萬象神宮，制「墨」等□二文，自名為「墨」，進拜懷義輔國大將軍鄂國公。令與群浮屠作《大雲經》，言神皇革命事，頒示天下。

后稍圖革命，然慮人心不肯附，乃陰忍驚害，斬殺怖天下。內縱酷吏周興、來俊臣等為爪吻，有不嫌，若素疑憚者，必危法中之。宗姓侯王，及他骨鯁臣將相，駢頸就鐵，血丹雘戶，家不自保。太后操奩具坐重幃，而國命移矣。遂大赦天下，改國號周，自稱聖神皇帝。立武氏七廟，皆尊帝號。太子從姓武，降為皇嗣。

太后雖春秋高，善自塗澤，左右亦不覺其衰也。俄而二齒生，下詔改元為壽。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。置七寶於廷，曰：金輪寶、白象寶、女寶、馬寶、珠寶、主兵臣寶、主藏臣寶，大朝會則陳之。懷義負幸呢，氣蓋一時，出百官上。初，明堂既成，太后命懷義作夾紵大像，其小指中猶容數□人，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。當始構，為風所摧，更構之。日役萬人，採木江嶺。數年之間，費以萬億計，府藏為之耗竭。懷義用財如糞土，太后一聽之，無所問。每作無遮會，用錢萬緡。士女雲集，又散錢□車，使之爭拾相踐踏，有死者。所在公私田宅，多為僧有。懷義頗厭入宮，多居白馬寺，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。侍御史周矩，疑有奸謀，固請按之。太后曰：「卿姑退，朕即令往。」矩至臺，懷義亦至，乘馬就階而下，坦腹於牀。矩召吏將按之，遽躍馬而去。矩具奏其狀。太后曰：「此道人病風，不足詰。」所度僧悉流遠州。太后尋加號天冊，改元天冊萬歲。作大無遮會於明堂。鑿池為坑，深五丈。結綵為宮殿，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，云自池湧出。乃殺牛取血畫大像，首高二百丈，云懷義刺膝血為之。張像於天津橋南，設齋。

時御醫沈南璆，亦以材具善御女，得倖於太后。懷義心慍。是夕，密燒天堂，延及明堂，火照城中如晝，比明皆盡。暴風裂像像為數百段。太后恥而諱之，但云內作工徒，誤燒麻主，遂涉明堂。命更造之，仍以懷義充使。又鑄銅為九州鼎及□二神，皆高一丈，各置其方。先是，河內老尼，晝食一麻一米，夜則烹宰宴樂，畜弟子百餘人，淫穢靡所不為。武什方自言能合長生藥，太后遣乘驛於嶺南採藥。及明堂火，尼入唁，太后怒叱之曰：「汝常言能前知，何以不言明堂火！」因斥還河內。弟子及老尼等皆逃散。又有發其奸者，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。弟子畢集，敕給使掩捕，盡獲之，皆沒為官婢。什方聞之自縊死。懷義既焚明堂，心不自安，言多不順。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以防之。懷義入至瑤光殿下，太平公主以宮人執縛，付武攸宜、宗晉卿擊殺之，備車載屍還白馬寺，焚之以造塔。

懷義死，而張昌宗、張易之得倖。昌宗年少，麗豔姣好如美婦人。太平公主使以淫藥傅之，薦入侍禁中。昌宗為太后言：「兄易之之美姿容，善音律，且器用過臣。」亦召入，兄弟俱承辟陽之寵，常傅硃粉，衣錦繡。昌宗累遷散騎常侍，易之為司衛少卿，賞賜不可勝紀。武承嗣、三思、懿宗、宗楚客、晉卿，候易之門庭，爭執鞭轡，謂易之為五郎，昌宗為六郎。置控鶴監，秩三品。張易之為控鶴監，昌宗為秘書監。又改控鶴為天驥府，再改為奉宸府，易之為奉宸令。昌宗進春官侍郎。太后每內殿曲宴，輒引易之、昌宗及諸武飲博嘲謔。欲掩其跡，乃命二張與文學之士脩《三教珠英》於內殿。武三思奏：「昌宗為王子晉後身。」太后命昌宗衣羽衣，吹笙，乘木鶴於庭中，文士皆賦詩以美之。崔融為絕唱，有「昔遇浮邱伯，今同丁令威。中郎才貌是，藏史姓名非。」之句。太后又多選美少年，為奉宸內供奉。

右補闕宋敬則諫曰：「臣聞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。嗜慾之情，愚志皆同。賢者能節之，不使過度。則前賢格言也。陛下內寵，已有薛懷義，後有張昌宗、張易之，固云足矣。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：『子良賓潔白，美鬚眉。』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：『陽道壯偉，過於懷義。』專欲自進，堪充宸內供奉，亡禮亡義，溢於朝聽。臣愚職在諫諍，不敢不奏。」太后勞之曰：「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」賜綵百段。

時戶部侍郎宋之問以詩聞，狀貌偉麗。詔附易之兄弟，求為北門學士。太后不許。乃作《明河篇》，其末云：

「明河可擊不可親，願得乘槎一問津。還將織女支機石，更訪成都賣卜人。」

太后見其詩，謂崔融曰：「朕非不知其才，但以其有口過耳。」之間終身銜雞舌之恨。

易之、昌宗競以豪侈相勝。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，金銀珠玉寶貝之屬，罔不畢萃。鋪象牙牀，織犀角簾，^此貂之褥，蛭蚊之氈，汾晉之龍鬚，臨河之鳳翽以為席。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，逼之同飲，以鴛鴦盞一雙，取其常相逐也。太后乃詔迥秀為臧私夫，迥秀畏其盛，嫌其老，乃荒飲無度，昏醉為常，頻喚不交，出為恒州刺史。

太后既以內史狄仁傑言，召廬陵王於房州還，復為皇太子。恐百歲後，為唐宗室躡籍無死所，即引諸武及相王、太平公主誓明堂，告天地，為鐵券藏史館。時南海有進集翠裘者，珍麗異常。張昌宗侍側，太后賜之，遂命披裘供奉雙陸。狄仁傑時入奏事，太后賜坐，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。太后曰：「卿二人賭何物？」仁傑對曰：「爭先三籌，賭昌宗所衣毛裘。」太后謂曰：「卿以何物對？」仁傑指所衣紫紵袍曰：「臣以此敵。」太后笑曰：「此裘價逾千金，卿衣非敵矣。」仁傑起曰：「臣此袍，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。昌宗所衣，乃嬖幸寵遇之服。對臣之袍，臣猶快快。」太后業已處分，乃許之。昌宗心赧神沮，氣勢索莫，累局連北。仁傑對御褫其裘，拜恩而出。至光范門，遂付家人衣之，促馬去。後仁傑卒，昌宗兄弟益橫，太后既春秋高，厭政，政多委之。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、主婿魏王武延基，竊議其事。易之訴於太后，皆逼令自殺。延基，承嗣子也。尋以司禮少卿同休，及昌宗兄汴州刺史昌期，弟尚方少監昌儀，皆坐賊機下獄，命左右臺共鞫之。俄敕易之、昌宗作威作福，亦命同鞫。御史大夫李承嘉等，奏張同休兄弟賊，共四千餘緡。張昌宗法應免官。昌宗奏：「臣有功於國，法不至免官。」太后問諸宰相：「昌宗有功乎？」楊再思曰：「昌宗合神丹，聖躬服之有驗，此莫大之功。」太后悅，赦昌宗，復其官。同休貶岐山丞，昌儀博望丞。未久而復。

太后寢疾，居長生院，宰相不得見者累月，惟張易之、昌宗侍疾。少間，崔玄暉奏言：「皇太子、相王，仁明孝友，足侍湯藥。宮禁事重，伏願不令異姓出入。」太后曰：「德厚意。」易之、昌宗見太后疾篤，恐禍及己，引用黨援，陰為之備。屢有人為飛書，及榜其書於通衢云：「易之兄弟謀反。」太后皆不問。明年正月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太后疾益甚，惟二張居中用事。宰相張柬之等定計，率飛騎五百人，至東宮，迎皇太子至玄武門，斬關而入，誅昌宗、易之於廡下。是日，悉誅張昌期等，太后傳位太子。

韋后

中宗復辟，韋后居中宮。是時，上官昭容與政事，敬暉等將盡誅諸武。武三思懼，乃因昭容入請，得倖於后，卒謀暉等誅之。初帝幽廢，與后約：「一朝見天日，不相制。」至是，與三思叩御牀博戲，帝從旁典籌，不為忤。三思諷群臣上后號為順天皇后。乃親謁宗廟，贈父玄貞上洛郡王。

景龍元年，節愍太子舉兵敗，宗楚客率群臣請加號翊聖，詔可。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，帝圖以示諸朝，因大赦天下，賜百官母妻封號。太史迦葉志忠，表上《桑條韋》歌二篇，言后當受命曰：「昔高祖時，天下歌《桃子》，太宗時歌《秦王破陣》，高宗歌《堂堂》，天后世歌《娥媚娘》，皇帝受命歌《英王石州》。後今受命，歌《桑條韋》，蓋后妃之德專蠶桑，共宗廟事也。」乃賜志忠第一區，綵七百段。

三年，帝親郊，引后亞獻。明年正月望夜，帝與后微服過市，徜徉觀覽，縱宮女出遊，皆淫奔不還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禁戒，常侍馬秦客高醫，光祿少卿楊均善烹調，皆引入後廷，均、秦客蒸於后。嘗免喪，不歷旬輒起。帝遇弑，議者謹咎秦客及安樂公主。俄而臨淄王引兵夜拔玄武門，叩太極殿。后遁入飛騎營，為亂兵所殺。斬安樂公主，分捕諸韋諸武與其支黨，悉誅之。皇后及安樂首東市。翌日追貶為庶人。

中宗夫婦，身被武曌之毒，而乃事事效之。微臨淄仗義，李其為韋乎？吾獨怪天寶之楊，復依稀武、韋故轍也。

唐玄宗 楊貴妃

楊妃小字玉環，弘農華陰人。父玄琰，為蜀州司戶。妃生於蜀。嘗誤墮池中，後人呼為「落妃池」。妃早孤，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立珪家。開元二〇二年〇一月，冊為壽王妃。壽王者，玄宗第〇八子也。玄宗自武惠妃即世，後庭無當意者。或言壽王妃之美，二〇八年〇月，上使高力士取妃於壽邸，度為女道士，號太真，住內太真宮。天寶四載七月，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。是月，於鳳凰閣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，半後服用。進見之日，奏《霓裳羽衣曲》。是夕授金釵鈿合。上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，至妝閣親與插鬢。上喜甚，謂後宮曰：「朕得貴妃，如得至寶也。」乃製曲曰《得寶子》。

太宗納巢刺王（元吉。）妃，而生子明。明皇亦奪壽王妃，而冊為貴妃。武曌由厄而入宮，玉環亦由女道士而入宮。祖父子孫三代衣鉢如出一轍，貽謀可不慎與！然玉環歸壽邸六年而度為女道士。又五年，始召幸為貴妃，躊躇許久，惟恐公論之難掩。以此觀之，明皇之良心，未嘗死也。時林甫已相，而安祿山被寵，舉朝無敢言直諫之士，而明皇得遂其非。令姚、宋、韓、張諸公而在，烏有是哉！

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，恩遇甚深，上呼之為兒。常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，祿山就坐，不拜上而拜貴妃。上問之，曰：「胡人不知其父，只知其母。」上笑而宥之。貴妃常中酒，衣褪微露乳，帝捫之曰：「軟溫新刺雞頭肉。」祿山在傍對曰：「滑膩初凝塞上酥。」上笑曰：「信是胡人，只識酥。」祿山生日，上及貴妃賜衣服、寶器、酒饌甚厚。後三日，召祿山入禁中，貴妃以錦繡為大襦襖裹祿山，使宮人以彩輿舁之。上聞後宮喧笑，問其故，左右以貴妃之日洗祿山兒對。上自往觀之，大喜，賜貴妃洗兒金銀錢，復厚賜祿山，盡歡而罷。自是祿山出入宮禁，或與貴妃同食，或通宵不出，頗有醜聲聞於外。上不覺也。

祿山體重三百五〇斤，腹大垂過膝，然能為旋風舞，迅疾如飛。一日，上游後苑，妃與祿山先在。妃見皇出迎，鬢髮鬆未整，上始疑之，終不能發。後祿山舉兵反，曰：「至長安日，當以貴妃為后。」已聞妃死馬嵬驛，意甚惜之。

子猶氏曰：「明皇一日殺三子，於親生兒如刈草菅，而呼胡人為兒，乃望其孝順乎？祿山在旁而捫寵妃之乳，與為調謔，固已自誨之淫矣。祿山母貴妃而私之，獨無罪乎！胡俗：父死則妻其母。祿山特預為之耳。且貴妃固明皇真子婦也。真子婦可妻，於假母何有焉。壽王之恨，報在祿山。明皇之疑妃，而終不能發，中有不慊故也。」

蜀徐后徐妃

成都人徐耕，生二女，皆有國色。耕教為詩，有藻思。耕家甚貧，有相者謂曰：「公非久當大富貴。」因使相其二女，相者曰：「青城山有王氣，每夜徹天者一紀矣。不〇年後，有真人乘蓮，此二子當作妃後。君之貴由二女致也。」及建入城，聞有姿色，納於後房，姊生彭王，妹生衍。建即位，姊為淑妃，妹為貴妃，耕為驃騎大將軍。衍即位，冊貴妃為順聖太后，淑妃為翊聖太妃。

咸康元年九月，衍與母同禱青城山，宮人畢從，皆衣雲霞之衣。衍自制《甘州詞》，令宮人歌之。其詞哀怨，聞者悽愴。衍至青城，在旬日設醮，祈福太妃太后。謁見鑄像，及丈人觀、玄都觀、金華宮、景山至德寺，各有唱和詩刻於石。次至彭州、陽平、化溪州、三學山，夜看聖燈。回至天回驛，各賦詩。太后詩曰：

「週遊靈境散幽情，千里江山輒得行。所恨風光看不足，卻驅金翠入龜城。」

太妃詩曰：

「翠驛江亭近帝京，夢魂猶是在青城。此來出看江山景，卻被江山看出行。」

吏部侍郎韓昭，字德華，長安人。衍北巡，以為文思殿學士、京城留守判官。昭以便佞出入宮掖。太妃愛其美風姿，專有辟陽之寵。衍既荒於酒色，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。不能規正，至於失國，皆其致也。

金廢帝海陵（即金主亮）

海陵為人善飾詐，初為宰相，妾媵不過三數人。及踐大位，逞慾無厭，後宮諸妃〇二位，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，婕妤、美人、

才人三位，殿直最下，其他不可舉數。初即位，封岐國妃徒單氏為惠妃，後為皇后。第二娘子大氏，封貴妃。第三娘子蕭氏，封昭容。耶律氏，封脩容。其後，貴妃大氏進封惠妃；貞元元年，進封姝妃；正隆二年，進封元妃。昭容蕭氏，天德二年，特進淑妃；貞元二年，進封宸妃。脩容耶律氏，天德四年，進昭媛；貞元元年，進昭儀；三年，進封麗妃。即位之初，後宮止此三人，尊卑之敘，等威之辨，若有可觀者。及其侈心既萌，浮肆蠱惑，不可復振矣。

昭妃阿里虎，姓蒲察氏。駙馬都尉沒里野女，初嫁宗盤子阿虎迭，阿虎迭誅，再嫁宗室南家。南家死，是時南家父突葛速為元帥，都監在南京，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，欲取阿里虎，突葛速不從，遂止。及篡位，方三日，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。閱兩月，以婚禮納之。數月，特封賢妃，再封昭妃。阿里虎嗜酒，海陵責讓之，不聽，由是寵衰。昭妃初嫁阿虎迭，生女重節。海陵與重節亂，阿里虎怒重節，批其頰，頗有詆訾之言。海陵聞之，愈不悅。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，海陵將殺之。徒單后率諸妃嬪求哀，乃得免。凡諸妃位，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，號「假廝兒」。有媵哥者，阿里虎與之同臥起，如夫婦。廚婢三娘以告海陵，海陵以為過，惟戒阿里虎勿答三娘。阿里虎榜殺之。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，意度是三娘，曰：「若果爾，吾必殺阿里虎。」問之，果然。是月，光英生月，海陵私忌不行戮。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，即不食，日焚香禱祝，冀脫死。逾月，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為。海陵使人縊殺之，並殺侍婢擊三娘者。

貴妃定哥，姓唐姑氏，有容色，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。海陵舊嘗有私，侍婢貴哥與知之。烏帶在鎮，每遇元會生辰，使家奴葛魯、葛溫詣闕上壽，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，及兩宮太后起居。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：「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。能殺汝夫以從我乎？」貴哥歸，具以海陵言告定哥。定哥曰：「少時醜惡，事已可恥。今兒女已成立，豈可為此！」海陵聞之，使謂定哥：「汝不忍殺汝夫，我將族滅汝家。」定哥大恐，乃以子烏答補為辭曰：「彼常侍其父，不得便。」海陵即召烏答補為符寶祗候。定哥曰：「事不可止矣。」因烏帶醉酒，令葛溫、葛魯縊殺烏帶，天德四年七月也。海陵聞烏帶死，詐為哀傷。已葬烏帶，即納定哥宮中為娘子。貞元元年，封為貴妃，大愛幸，許以為后。每同輦游瑤池，諸妃步從之。海陵嬖寵愈多，定哥希得見。

一日，獨居樓上，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，定哥望見，號呼求去，詛罵海陵。海陵陽為不聞而去。定哥自其夫時，與家奴閻乞兒通，嘗以衣服遺乞兒。及為貴妃，乞兒以妃家舊人，給事本位。定哥既怨海陵疏己，欲復與乞兒通。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，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。乞兒識其意，笑曰：「妃今日富貴忘我耶！」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，恐閻者索之，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，遣人載之入宮。閻者索之，見篋中皆褻衣，固已悔懼。定哥使人詰責閻者曰：「我天子妃，親體之衣，爾故翫視，何也？我且奏之！」閻者惶恐曰：「死罪。請後不敢！」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，載入宮中，閻者果不敢復索。乞兒入宮餘日，使衣婦人衣，雜諸宮婢，抵暮遣出。貴哥以告海陵。定哥縊死。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。封貴哥萃國夫人。

初，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，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，告以納之意。藥師奴知定哥與閻乞兒有奸，定哥以奴婢口口賂藥師奴，使無言與乞兒私事。定哥敗，杖藥師奴百五。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，海陵釋其罪，逐去。及遷中都，復召為小底。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奸事被杖後，與秘書監文，俱與靈壽縣主有奸，又杖二百，除名。藥師奴當斬，海陵欲杖之。謂近臣曰：「藥師奴於朕有功，再杖之，即死矣。」丞相李睹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，遂伏誅。海陵以葛溫、葛魯為護衛。葛溫累官常安縣令，葛魯累官襄城縣令，大定初，皆除名。

麗妃石哥者，定歌之妹，秘書監文之妻也。海陵私之，欲納宮中，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。海陵謂按都瓜曰：「必出爾婦，不然我將別有所行。」按都瓜以語文，文難之。按都瓜曰：「上謂別有所行，是欲殺汝也。豈以一妻殺其身乎？」文不得已，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。是時，海陵遷都至中京，遣石哥至中都，俱納之。海陵召文至便殿，使石哥穢談戲文以為笑。後定哥死，遣石哥出宮。不數日，復召入，封為脩容。貞元三年，進昭儀。正隆元年，封柔妃。二年，進麗妃。

柔妃彌勒，姓耶律氏。天德二年，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於汴。過燕京，拱父仲恭為燕京留守，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，歎曰：「上必以疑殺拱矣。」及入宮，果非處女，明日遣出宮。海陵心疑蕭拱，竟致之死。彌勒出宮數月，復召入，封為充媛。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，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為鞏國夫人。蕭拱妻擇特懶，彌勒女兄也。海陵既奪文妻石哥，卻以擇特懶妻文。既而詭以彌勒之召，召擇特懶入宮亂之。自後彌勒進封柔妃云。

昭妃阿懶，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，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。貞元元年，封為昭妃。大臣奏：「宗敏屬近尊，行不可。」乃令出宮。脩儀高氏，秉德弟糾里妻也。海陵殺諸宗室，釋其婦女。宗本子莎魯刺妻、宗固子胡裡刺妻、胡策來妻及糾里妻，皆欲納之宮中。諷宰相奏請行之。使徒單貞諷蕭裕曰：「朕嗣續未廣，此黨人婦女，有朕中外親，納之宮中如何？」裕曰：「近殺宗室，中外異議紛紛。奈何復為此耶？」海陵曰：「吾固知裕不肯從。」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，必欲裕等請其事。貞謂裕曰：「上意已有所屬，公固止之，將成疾矣。」裕曰：「必不肯已，惟上擇焉。」貞曰：「必欲公等白之。」裕不得已，乃具奏，遂納之。未幾，封高氏為脩儀，加其父高邪魯瓦輔國上將軍；母完顏氏，封密國夫人。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。自熙宗時，見悼后干政，心惡之。故自即位，不使母后得預政事。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。詔尚書省，凡后妃有請於宰相者，收其使以聞。

昭媛察八，姓耶律氏，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。海陵納之，封為昭媛。堂古帶為護衛，察八使侍女習撚，以軟金鸚鵡袋數枚遺之，事覺。是時，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，召問之，堂古帶以實對，海陵釋其罪。海陵登寶昌門樓，以察八徇諸后妃，手刃擊之，墮門下死。並誅侍女習撚。

壽寧縣主什古，宋王宗望女也；靜樂縣主蒲刺，及習撚，梁王宗弼女也；師姑兒，宗雋女也。皆從姊妹。混同郡君莎里古真，及其妹餘都，太傅宗本女也，再從姊妹。郝國夫人重節，宗盤女孫。再從兄之女。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、麗妃妹蒲魯胡只，皆有夫，惟什古喪夫。海陵亡所忌恥，使高師姑、內哥、阿古等傳達言語，皆與之私。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，皆分屬諸妃，出入位下。奈刺忽出入元妃位，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，莎里古真、餘都出入貴妃位，什古、重節出入昭妃位，蒲刺、師姑兒出入淑妃位。海陵使內哥召什古，先於媛位小殿，置琴阮其中，然後召之。什古已色衰，常譏其衰老，以為笑。惟習撚、莎里古真最寵，恃勢，答決其夫。海陵使習撚夫稍喝押護衛直宿，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。謂撒速曰：「爾妻年少，遇爾直宿，不可令宿於家，常令宿於妃位。」每召入，必親伺候廊下，立久，則坐於高師姑膝上。高師姑曰：「天子何勞苦如此？」海陵曰：「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，此等期會難得，乃可貴也。」每於臥內遍設地衣，裸逐以為戲。莎里古真在外為淫佚，海陵聞之大怒，謂莎里古真曰：「爾愛貴官，有貴如天子者乎？爾愛人才，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？爾愛娛樂，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？」怒甚，氣咽不能言。少頃，乃撫慰之曰：「無謂我聞知，便爾慚惡，遇燕會當行，亦自如，無為眾所測度也，恐致非笑。」後亦屢召入焉。餘都，牌印鬆古刺妻也。海陵嘗曰：「餘都貌雖不揚，而肌膚潔白可愛。」蒲刺進封壽康公主，什古進封昭寧公主，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，重節封蓬萊縣主。

凡宮人在外有夫者，皆分番出入。海陵欲率意幸之，盡遣其夫往上京，婦人皆不聽出外。常令教坊番至禁中，每幸婦人，必使奏樂，撒其幃帳，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。嘗幸室女不得遂，使元妃以手左右之。或妃嬪列坐，輒率意淫亂，使共觀。或令人效其形狀，以為笑。凡坐中有嬪御，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，使近侍環視之，他視者殺。誠宮中給使男子，於妃嬪位舉首者，刑其目；出入不得獨行，便旋須四人偕往，所司執刀監護，不由路者斬之；日入後，下階砌行者死，告者賞之錢百萬；男女倉猝誤相觸，先聲言者賞三品官，後言者死，齊言者皆釋之。

女使關懶有夫在外，海陵封以縣君，欲幸之，惡其有娠，飲以麝香水，躬自揉拉其腹，欲墮其胎。關懶乞哀，欲全性命，苟得乳媪，當不舉。海陵不顧，竟墮其胎。蒲察阿虎迭女又察，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，嫁秉德之弟特里。秉德誅，當連坐。太后使梧桐請於海陵，由是得免。海陵白太后，欲納又察。太后曰：「是兒始生，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，至於成人。帝雖舅，猶父也。不可！」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。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，因而納之。又察與完顏守誠有姦。守誠，本名遏里來。事覺，海

陵殺守誠。太后為又察求哀，乃釋之。又察家奴告又察語涉不道，海陵自臨問，責又察曰：「汝以守誠死，吾我耶。」遂殺之。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蒲速椀，元妃之妹，因入見元妃，海陵逼淫之。蒲速椀自是不復入宮。世宗為濟南尹，海陵召夫人烏答林氏，夫人謂世宗曰：「我不行，上必殺王。我當自勉，不以相累也。」夫人行至良鄉自殺。是以世宗在位二〇九年，不復立后焉。

從來女淫無過武氏，男淫無過海陵。始皆以詐術取位，亦皆有逸才，而皆不令終。使此兩人作夫婦，未知當何如也。

元順帝（再見）

哈麻嘗陰進西天僧，以運氣術媚帝。帝習為之，號「演樸兒法」。演樸兒，華言大喜樂也。哈麻之妹婿，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，故有寵於帝。與老的沙八等〇人，俱號「猗納」。禿魯帖木兒性奸狡，帝愛之，言聽計從，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。其僧善秘密法，謂帝曰：「陛下雖尊居萬乘，富有四海，不過保有見世而已。人生能幾何，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。」帝又習之。其法亦名變脩法。曰演樸兒，曰秘密，皆房中術也。帝乃詔，以西天僧為司徒，西番僧為八元國師。其徒皆取良家女，或四人，或三人，奉之，謂之供養。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，廣取婦女，惟淫戲是樂。又選采女三聖奴、妙樂奴、文殊奴等一〇六人，為〇六天魔舞。首垂髮數辮，戴象牙佛冠，身披纓絡，大紅銷金長短裙，金雞襖，雲肩，合袖大衣，綬帶、鞋襪，各執加巴刺般之器，內一人執鈴杵奏樂。又宮女一〇一人，練槌髻、勒帕、常服，或用唐帽窄衫；所奏樂，用龍笛、頭管、小鼓、秦箏、琵琶、笙、胡琴、響板、拍板。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。遇宮中贊佛，則按舞奏樂。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，皆在帝前，相與褻狎，甚至男女裸處。號所處室曰「暨即兀該」，華言事事無礙也。君臣宜淫。而群僧出入禁中，無所禁止。醜聲穢行，著聞於外，雖市井之人，亦惡聞之。

野史載：順帝為趙顯遺體，故亡元以報宋。然宋世間則甚肅，而順帝淫褻，反近狄道，吾甚疑之。

魯文姜、哀姜

文姜者，齊襄公之妹，嫁為魯桓公夫人。桓公〇八年，欲與姜氏如齊，大夫申繻諫曰：「女有家，男有室，無相瀆也，謂之有禮。易此必敗。」桓公不從，會齊襄公於濼，遂及文姜如齊。齊襄公通焉。國人作詩刺之曰：

「南山崔崔，雄狐綏綏。魯道有蕩，齊子由歸。既曰歸止，曷又懷止。」

桓公謫姜氏，姜氏以告襄公。襄公因享，而使公子彭生擠乾而殺之，桓公薨於車。襄公殺彭生以說於魯。魯莊公既立，不能防閒其母。二年，姜氏會齊侯於濼；四年，享齊侯於祝丘；五年，如齊師；七年春，會齊侯於防；冬，又會於穀。故其詩曰：

「敝笱在梁，其魚唯唯。齊子歸止，其從如水。」

又曰：

「汶水滔滔，行人儻儻。魯道有蕩，齊子游敖。」

魯莊公八年，齊襄公被弑。有女甚幼。莊公制於母，文姜欲俟幼女長而以為夫人，故莊公立二〇四年始娶，是為哀姜。又八年，而莊公薨。哀姜通於公子慶父，弑子般，再弑閔公。齊桓公定魯難，立莊公之庶子申，是為僖公。慶父縊，哀姜奔齊，齊殺之。

文姜殺夫，哀姜殺子，其禍皆起於淫。獨怪莊公忘父之仇，而更娶其女。「豈其娶妻，必齊之姜」乎？小白好內姑姊妹之不嫁者。若而人，而能戮哀姜以徇於魯，己不正而能正人，亦可異也。

衛宣姜

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，生急子，屬諸右公子，為之娶於齊，而美。公築新臺以要之，嬖，生壽及朔。屬壽於左公子。夷姜縊，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。公使諸齊，使盜待諸莘，將殺之。壽子告之：「使行不可。」曰：「棄父之命，惡用子矣。有無父之國則可也。」及行，壽子醉以酒，而載其旌以先，盜殺之。急子至，曰：「之求也，此何罪。請殺我乎！」又殺之。邶風曰：

「新臺有泚，河水瀾瀾。燕婉之求，籛籛不鮮。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。燕婉之求，得此威施。」

刺宣公淫亂之事也。衛自是大亂。

齊莊公（慶封附）

齊棠公之妻，東郭偃之姊也。東郭偃臣崔武子。棠公死，偃御武子以弔焉，見棠姜而美之，遂取之。莊公通焉。驟如崔氏，以崔子之冠賜人，侍者曰：「不可。」公曰：「不為崔子，其無冠乎？」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，欲俟晉報，而弑公以說，不獲間。公鞭侍人賈舉，又近之。舉乃為崔子間公。莒子朝於齊，享諸北郭。崔子稱疾。公往問疾，遂從姜氏。姜入於室，與崔子自側戶出。公拊楹而歌。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，閉門，甲興，公登臺而請，弗許。請盟，弗許。請自刃於廟，弗許。皆曰：「君之臣杼疾病，不能聽命，近於公宮。陪臣乾餼有淫者，不知二命。」公逾牆，又射之中股，及墜，遂弑之。景公即位，崔子為政如故。

崔子嬖棠姜，欲廢其子成及疆，而立妾所生子明。成與疆作亂。崔子告慶封，使討之。慶封與盧蒲葵攻殺崔氏，盡俘其家。棠姜縊。葵反命於崔子，且御而歸之，至則無歸矣，乃縊。崔明奔魯，慶封當國。慶封好田而嗜酒，與慶舍政，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葵氏，易內而飲酒。數日國遷朝焉。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，故反盧蒲葵。葵臣慶舍，有寵，妻之。慶舍之士謂葵曰：「男女辨姓，子不辟宗乎？」葵曰：「宗不余辟，余獨焉辟之。」葵言王何而反之。二人皆嬖，使執寢戈而先後之。二人竟殺慶舍而逐慶封，為崔氏報也。

楚平王

楚平王之在蔡也，鄖陽封人之女奔之，生太子建。及即位，使伍奢為之師，費無極為少師。費無極無寵，欲構諸王，謂王曰：「建可室矣。」王為之聘於秦，無極與逆。反曰：「秦女甚美，王可自取。」王從之。無極復言於王曰：「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不能無怨望之心，願王自備。」已後，言建與伍奢將叛。王使司馬奮揚殺建，未至，建奔宋。王召伍奢及其子尚，皆殺之。次子員奔吳。久之，輔吳王闔閭伐楚，入郢。時平王已死葬，員掘墓，鞭其屍三百。

新臺之後，復有平王，皆以此造釁亡國。惜哉，無曲沃負之義也。曲沃負者，魏大夫如耳之母。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，會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，而美，王將自取焉。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：「王亂無別，汝胡不匡之？方今戰國，強者為雄，義者顯焉。今魏不能強，王又無義，何以持國乎？王中人也，不知其為禍耳。汝不言，魏必有禍。有禍，必及吾家。忠以除禍，不可失也。」如耳未得間，會使於齊，負因款王門而上書。王曰：「寡人不知也。」遂與太子妃，而賜負三千鐘。

大體雙

劉銀得波斯女，年破瓜，豐腴而慧豔，善淫，曲盡其妙。銀嬖之，賜號「媚豬」。延方士求健陽法，久乃得，多多益辦。好觀人交，選惡少年，配以雛宮人，皆妖俊美健者，就後園褌衣使露而偶。銀扶媚豬巡行覽玩，號曰「大體雙」。又擇新採異，與媚豬對。鳥獸見之熟，亦作合。

以下戚里

濟北王

五鳳中，濟北王終吉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為奸，終吉與共被席，或晝日使裸伏犬馬交接，終吉親觀產子。輒曰：「亂不可知。」丞相、御史奏：「終吉位諸侯王，以置八子，秩比六百石。所廣嗣重祖。而終吉禽獸行亂，悖逆人倫。請削四縣。」見《漢書》。

館陶公主

武帝姑館陶公主，號竇太主，堂邑侯陳午尚之。午死，主寡居，年五〇餘矣。近幸董偃。始，偃與母以賣珠為事。偃年〇二，

隨母出入主家，左右言其姣好。主召見曰：「吾為母養之。」因留第中，教書計、相馬、御射，頗讀傳紀。至年□八而冠。出則執轡，入則侍內。為人溫柔愛人。以主故，諸公接之，名稱城中，號曰董君。主因推令散財交士，令府中曰：「董君所發，一日金滿百斤，錢滿百萬，帛滿千匹，乃白之。」然偃內不自安，常憂得罪。安陵爰叔為之謀，使白主，獻長門園為上宿宮，上大悅。主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。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。令主稱疾不朝，上往臨候，問所欲，主辭謝曰：「妾幸蒙陛下厚恩，先帝遺德，奉朝請之禮，備臣妾之列，使為公主。賞賜邑人，隆天重地，死無以塞責。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，先狗馬填溝壑，竊有所恨，不勝大願。願陛下時忘萬事，養精游神，從中掖庭回輿，枉路臨妾山林，得獻觴上壽，娛樂左右。如是而死，何恨之有。」上曰：「主何憂？幸得愈。」恐群臣從官多，大為主費，上還。有頃，主疾愈起謁，上以錢千萬，從主飲。後數日，上臨山林，主自執宰，敝膝道人，登階就坐。坐未定，上曰：「願思主人翁。」主乃下殿，去簪珥，徒跣頓首謝曰：「妾無狀，負陛下，身當伏誅，陛下不致之法，頓首死罪。」有詔謝主，簪履起，之東廂，自引董君。董君綠幘傳鞮，隨主前，伏殿下。主乃贊：「館陶公主庖人臣偃，昧死再拜謁。」因叩頭謝。上為之起，有詔賜衣冠。主自奉食，進觴。當是時，董君見尊不名，稱為主人翁，飲大歡樂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繪各有數。於是董君貴寵，天下莫不聞。郡國狗馬、蹴鞠、劍客，輻輳董氏。常從游獻北宮，馳逐平樂，觀雞鞠之會，角狗馬之足。上大歡樂之。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，使謁者引內董君。

是時東方朔備戟殿下，辟戟而前曰：「董偃有斬罪三。安得入乎？」上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朔曰：「偃以人臣，私侍公主，其罪一也。敗男女之化，而亂婚姻之禮，傷王制，其罪二也。陛下富於春秋，方積思於六經，留神於王事，馳驚於唐虞，折節於三代，偃不遵經勸學，反以靡麗為右，奢侈為務，盡狗馬之樂，極耳目之欲，行邪枉之道，經淫僻之路，是乃國家之大賊，人主之大賊也。偃為淫首，其罪三也。昔伯姬嫕而諸侯憚，奈何乎陛下！」上默然不應，良久曰：「吾業以設飲，後而自改。」朔曰：「不可！夫宣室者，先帝之正處也，非法度之政，不得入焉。放淫亂之漸，其變為篡。是以豎貂為淫，而易牙作患。慶父誅，而魯國全；管蔡誅，而周室安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」有詔止，更置酒北宮，引董君從東司馬門。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。賜朔黃金三□斤。董君之寵，由是日衰，至年三□而終。後數歲，竇太主卒，與董君合葬於霸陵。是後公主貴人多逾禮制，自董偃始。

縉紳呼為董君，可笑。天子亦呼主人翁，尤可笑。天子見董君於主第，可笑。天子亦召宴董君於宮中，尤可笑。偃以賣珠兒侍主，可笑。死而與主合葬，如伉儷然，尤可笑。董偃常臥延清之室，以畫石為牀，文如錦繡，石質甚輕，出郅支國。上設紫瑤璃帳，火齊屏風，列靈麻之燭，以紫玉為盤，如屈龍，皆用雜寶飾之。侍者於戶外扇偃，偃曰：「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！」侍者乃卻扇以手摸，方知有屏風。又以玉精為盤，貯冰於膝前，玉精與冰同其潔澈。侍者謂冰之無盤，必融濕席，乃合玉盤拂之落階下，冰玉俱碎，偃以為樂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，武帝以此賜偃。偃之淫奢如此，其得令終幸矣。

山陰公主

山陰公主，宋武帝女，廢帝妹也。通何戢。何戢少美麗，動止與褚淵相慕，時號為「小褚」。公主性淫亂。廢帝愛之，時與同輦出入。主謂上曰：「妾雖不才，與陛下俱託體先帝。陛下六宮萬數，而妾惟駙馬一人，何太不均？」帝為置而首三□人，褚淵亦與焉，主尤愛慕之。閉一閣中，備見逼迫，淵不從。主曰：「公鬚眉如戟，何無丈夫氣？」淵以死自誓，乃得免。

安樂公主

安樂公主，中宗最幼女。帝遷房陵，而主生。解衣以裸之，名曰裹兒。姝秀辯敏，後尤愛之。下嫁武崇訓。帝復位，光豔動天下。侯王柄臣，多出其門。嘗作詔請帝署可，帝笑而從之。又請為皇太女，右僕射魏元忠力諫乃止。與太平等七公主俱開府，而主府官屬尤濫，皆出屠販，納資售官，降墨敕斜封授之，故號「斜封官」。主營第，工致過於宮省。嘗請昆明池為私沼。帝曰：「先帝未有以與人者。」主不悅，自鑿定昆池，延袤數里。崇訓死，主改降武延秀。先是，延秀自突厥還，善突厥舞，而貌韶秀，妖麗自喜，數預內庭宴。主見而悅之，即與亂。至是日，假後車轎，自宮送至第。翌日，大會群臣太極殿。主被翠服出，向天子再拜。南面拜公卿，公卿皆伏地稽首。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，為帝壽。賜群臣帛數□萬。帝御承天門，大赦，因賜民酺三日，帝後親幸宴，大赦天下。臨淄王誅韋庶人，主方覽鏡畫眉，聞亂，走至石延門，兵及而死。

虢國秦國等（楊國忠附）

太真既冊為貴妃，宮中呼曰娘子，禮數同於皇后。有姊三，大姨封韓國夫人，二姨虢國夫人，小姨秦國夫人，同日賜命。皆月給錢□萬，為脂粉之資。三夫人皆豐頤脩整，工於謔浪，巧會旨趣，號為「貴妃琵琶弟子」。每人宮受曲，移晷方出。虢國自矜美豔，常素面朝天，故杜甫詩云：

「虢國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騎馬入宮門。卻嫌脂粉澆顏色，淡掃蛾眉朝至尊。」

上嘗宴諸王於木蘭殿。時木蘭花正發，皇情不豫，妃醉中舞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天顏大悅。方知流雪回風，可以旋天轉地。上嘗夢□仙子，乃制《紫雲曲》；並夢龍女，又制《凌波曲》。二曲既成，遂賜宜春院，及梨園弟子並諸王。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，善舞。妃子鐘念，因而受焉。就按於含元小殿，寧王吹玉笛，上羯鼓，妃琵琶，馬仙期方響，龜年箏篋，張野狐箏篋，賀懷智拍板，自旦至午，歡洽異常。時惟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。曲罷，上戲曰：「阿瞞樂籍，今日幸得供奉夫人，請一纏頭。」秦國曰：「豈有大唐天子阿姨，無錢用耶。」出三百萬為犒。

楊國忠賜第在宮之東南，與虢國、韓國、秦國相對，俱雕樑畫棟。天子幸其第，必過五家（國忠、鉅皆妃兄，與三夫人共五家。），賞賜燕樂。扈從之時，每一家為一隊，隊著一色衣，五家合隊，如百花之映發。及秦國先死，獨虢國、韓國、國忠轉盛。虢國又與國忠亂，略無儀節。每人朝謁，國忠與韓、虢連轡，相為諧謔，從官媼嫗百餘騎，前後秉燭如晝，鮮妝炫服而行。

或言國忠亂其妹，非也。國忠乃張易之子，非楊氏子也。天壽中，易之恩幸莫比。每去私第，詔令居樓圍以束棘，仍去其梯，不許女奴侍立。其母恐張氏絕嗣，乃置女奴蠶珠於樓壁室中，遂有娠，生國忠。後嫁楊氏，因冒姓焉。噫，有子如此，不如無子矣。易之身為亂首，一留餘孽，猶能破國，善惡固有種哉！

楊國忠出使江浙，其妻思念至深，荏苒成疾。忽晝夢與國忠交，因而有孕，後生男名拙。洎國忠使歸，其妻具述夢中之事。國忠曰：「此蓋夫妻相念，情感所致。」時人不無譏諷。

己為淫穢，無以禁其妻，只索如此解說。別載，國忠之妻裴柔，蜀中大娼，是慣作巫山之夢者。

以下奇淫

公孫穆

鄭公孫穆好色，後庭數□，皆擇稚齒。屏親昵，絕交遊，於後庭以晝足夜。三月一出，意猶未愜。見《列子》。

容成氏季子

三身國，一頭三身，三手。昔容成氏，有季子好淫，白日淫於市。帝放之西南。季子妻馬生子，人身，有尾蹄。

夏姬

夏姬者，陳大夫夏徵舒之母，而御叔之妻也。陳靈公元年，徵舒已為卿。□四年，靈公與其大夫孔寧、儀行父皆通於夏姬。裹其相服以戲於朝。泄冶諫曰：「君臣淫亂，民何效焉？」靈公以告二子，二子請殺泄冶，公弗禁，遂殺泄冶。□五年，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，公戲二子曰：「徵舒似汝。」二子曰：「亦似君。」徵舒怒。靈公罷酒出，徵舒伏弩廂門，射殺靈公。孔寧、儀行父皆棄楚。明年，楚莊王伐陳，誅徵舒，欲納夏姬。申公巫臣曰：「不可。君召諸侯，以討罪也。今納夏姬，貪其色也。貪色為淫，淫為大罰。若與諸侯，以取大罰，非慎之也。王其圖之。」王乃止。子反欲取之。巫臣曰：「是不祥人也。是天子蠻，殺御叔，弑靈

侯，戮夏南，出孔、儀，喪陳國，何不祥如是！人生實難，其有不獲死乎。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。」子反乃止。王以與連尹襄老。襄老死於邲，不獲其屍。其子黑要烝焉。巫臣使道焉，曰：「歸，吾聘汝。」又使自鄭召之，曰：「屍可得也，必來逆之。」姬以告王，王問諸屈巫，對曰：「其信。知罃之父，成公之嬖也，而中行伯之季弟也，新佐中軍，而善皇戌，甚愛此子。其必因鄭而歸子，與襄老之屍以求之。鄭人懼於邲之役，而欲求媚於晉，其必許之。」王遣夏姬歸。將行，謂送者曰：「不得屍，吾不返矣。」巫臣聘諸鄭，鄭伯許之。及共王即位，為陽橋之役，使屈巫聘於齊，且告師期。巫臣盡室以行，申叔跪從其父。將適郢，遇之曰：「異哉。夫子有三軍之懼，而又有桑中之喜。宜將竊妻以逃者也。」及鄭，使價反幣，而以夏姬行。將奔齊，齊師新敗。曰：「吾不處不勝之國。」遂奔晉，而因郤至以成乾晉，晉人使為邢大夫。

按《列女傳》，夏姬狀美好，老而復少者三，三為王后，七為夫人，公侯爭之，莫不迷惑失意。又曰，姬雞皮三少，善彭、老交接之術。

河間婦

河間，淫婦人也，不欲言其姓，故以邑稱。始，婦人居戚里，有賢操。自未嫁，固已惡群戚之亂，羞與為類。獨深居為剪制眾結。既嫁，不及其舅，獨養姑，謹甚，未嘗言門外事，又禮敬夫，賓友之相與為肺腑者。其族類醜行者謀曰：「若河間何？」其甚者曰：「必壞之。」乃謀以車縷造門邀之邀嬉，且美其辭曰：「自吾裡有河間，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勵，一有小不善，惟恐聞焉。今欲更其故，以相效為禮節，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閒也。」河間固謝不欲。姑怒曰：「今人好辭來，以一接新婦，求為得師，何拒之堅也。」辭曰：「聞婦之道，以貞順靜專為禮。若夫矜車服、耀首飾，族出謹門，以飲食觀游，非婦人宜也。」姑強之，乃從之游。過市，或曰：「市少南入浮圖，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。可使奚官先避道，乃入觀。」觀已，延及客佐具食。幃牀之側聞男子咳者，河間驚，跳走出，召從者馳車歸。泣數日，愈自閉，不與眾戚通。戚里乃更來謝曰：「河間之遽也，猶以前故，得無罪吾屬耶？向之咳者，為膳奴耳。」曰：「數人笑於門，如是何耶？」群戚聞且退。

期年，乃敢復召，邀於姑，必致之與偕行。遂入禮隱州西浮圖，兩間叩檻出魚豢食之。河間為之一笑，眾乃歡。俄而又引至食所，空無幃幙，廊廡廓然，河間乃肯入。先壁群惡少於北牖下，降簾，使女子為秦聲，倨坐觀之。有頃，壁者出，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。乃便抱持河間，河間號且泣，婢夾持之。或諭以利，或罵且笑之。河間竊顧視，持己者甚美。左右為不善者，已更得適意，鼻息沸然，意不能無動，力稍縱，主者幸一遂焉。因擁致之房。河間收泣甚適，自慶未始得也。至日夕，其類呼之食，曰：

「吾不食矣。」且暮，駕車相戒歸，河間曰：「吾不歸矣。必與是人俱死。」群戚反大悶，不得已俱宿焉。夫騎來迎，莫得見。左右力制，明月乃肯歸。持淫夫大泣，鬢臂相與盟，而後就車。既歸，不忍視其夫，閉目曰：「吾病。」與之百物，卒不食，餌以善藥，揮去。心怛怛恒若危柱之弦。夫來輒大罵，終不一開目，愈益惡之。夫不勝其憂。數日，乃曰：「吾病且死，非藥餌能克。為吾召鬼解除之，然必以夜。」其夫自河間病，言如狂人，思所以悅其心，度無不為。時上惡夜祠，其夫無所避。既張具，河間命邑臣，告其夫召鬼祝詛上，下吏訊驗，笞殺之。將死猶曰：「吾負夫人，吾負夫人。」河間大喜，不為服，開門召所與淫者，保逐為荒淫。居一歲，所淫者衰，益厭，乃出之。召長安無賴男子，晨夜交於門，猶不嫌。又為酒壚西南隅，已居樓上微觀之，鑿小門，以女侍餌焉。凡來飲酒大鼻者，少且壯者，美顏色者，善為戲酒者，皆上與合，且合且窺，恐失一男子也，猶日呻呼憎憎，以為不足。積餘年，病髓竭而死。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，聞河間之名，則掩鼻蹙額，皆不欲道也。

柳先生曰：「天下之士為脩潔者，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？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，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？河間一自敗於強暴，誠服其利，歸敵其夫，猶盜賊仇讎，不忍一視其面，卒計以殺之，無須臾之戚，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，得不有邪利之猜其中耶？亦足知恩之難恃矣。朋友固如此，況君臣之際，尤可畏哉！」

淫屍

范曄《後漢書》曰：「赤眉發掘諸陵，取寶貨，污辱呂后。凡有玉匣者皆如生，故赤眉多行淫穢。」

《列異傳》曰：漢夫人、馮夫人病亡。靈帝時，有盜賊發塚，七餘年顏色如故，但小冷。其奸通之，至鬥爭相殺。竇太后家被誅，欲以馮夫人配食。下邳陳公達議，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，屍體穢污，不宜配至尊。乃以竇太后配食。

以下雜淫

四面觀音

正德中，錦衣廖鵬以驕橫得罪。有旨封其宅舍，限五日內逐去。其妾四面觀音者，請見朱寧而解之。寧一見喜甚，留之五日，則寂然無趣行者矣。鵬治事如初。寧自此常過鵬宿，從容語鵬：「何不贈我。」鵬曰：「捐以侍父，則不獲效一夕杯酒之敬。不若為父外館。」寧益愛昵之。

此女有俠氣，惜乎題目不好。

張綵

劉太常介繼娶美豔，塚宰張綵欲奪之。乃問介曰：「我有所求，肯從我，始言之。」介曰：「一身之外，皆可奉公。」綵曰：「我所求者新嫂也。敢謝諾？」少頃，輿人在門，竟劫以歸。

《譚槩》評云：「有劉瑾做坐媒，何愁不諧。奉人者須防此一著。」

此事不入情仇者，繼夫人不聞以太宰為仇也。不入情憾者，太常公不敢憾太宰也。若肯仇肯憾，綵亦不敢作此沒天理事。

徐之才 韓熙載

北齊徐之才，見其家人與男子私，倉皇走避，曰：「恐妨少年嬉笑。」

南唐韓熙載，後房妓妾數房，室側建橫窗，絡以絲繩，為窺覘之地，且暮亦不禁其出入，時人目為「自在窗」。或竊與諸生淫，熙載過之，笑而趨曰：「不敢阻興。」或夜奔客寢，客賦詩，有「最是五更留不住，向人枕畔著衣裳」之句。

竇從一

景龍二年冬，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。酒酣，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：「聞卿久曠，今夕為卿成禮。」竇拜謝。俄而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。其後有人衣縷衣花釵，令與竇對坐。卻扇易服，乃皇后老乳母王氏，本蠻婢也。上與大臣皆大笑。詔封營國夫人，嫁為竇妻。俗稱乳母之婿曰阿翁，竇每進表，自稱「翊聖皇后阿翁」，欣然有自負之色。

《譚槩》評云：「絕好一出丑淨戲文。」

情主人曰：「情猶水也，慎而防之，過溢不上，則雖江海之洪，必有溝澮之辱矣。情之所悅，惟力是視。田舍翁多收斛麥，遂欲易妻，何者？其力餘也。況履極富貴之地，而行其意於人之所不得禁，其又何堪焉。始乎宮掖，繼以戚里，皆垂力之餘而溢焉者也。上以淫導，下亦風靡。生斯世也，雖化九閩而為河間，吾不怪焉。夫有奇淫者必有奇禍。漢唐貽笑，至今齒冷。宋渚清矣，元復濁之。大聖人出，而宮內肅然，天下之情不波。猗與休哉！」

補遺

朱溫（補入唐玄宗下）

梁主朱溫，恣意聲色。諸子在外，常徵其婦入侍。友文婦王氏，色美，尤寵之，欲以友文為太子。友珪心不平。梁主疾甚，命

王氏召友文，欲付以後事。友珪婦張氏知之，密告友珪。友珪與統軍韓勅合謀，夜斬關入至寢殿，梁主驚起，曰：「我固疑此賊，恨不早殺之。汝悖逆如此，天豈容汝乎！」友珪刺梁主腹，刃出於背。以敗氈裹之，瘞於寢殿。

宣和間，禁中有物曰雷，塊然一物，無頭眼手足，有毛如漆。中夜有聲，振禁中人。皆云：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，以手撫之，亦溫暖。晚則自榻下滾去，罔知所在。或宮妃夢中有與朱溫同寢者，即此雷也。或者云：「朱溫之厲所化。」子猶曰：「朱溫五倫俱絕，死當入無間獄，安能復為厲乎！雷形如豬而溫暖，因戲名朱溫耳。」

兗州人（補雜淫）

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婿，與其妻妹私通。事頗露，二人屢自分疏，既而語家人：「吾二人不能自明，當共詣岱頂，質詣天齊帝君。」遂與俱去。告於神：「吾二人果有私，乞神明加誅。」祝訖下山，各以為謾眾而已，神固何知？行至山半，趨林薄僻處行淫焉。久而不歸，家人登山覓之，始得於林，則皆死矣。而其二陰根交接黏著不解。方知神譴之以示眾也。